

崂山道教与当地民俗考究

任颖危

(青岛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 道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 成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也受到了道教仪式、义理等的影响, 它们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与融合。崂山道教对当地的节庆民俗、庙会民俗以及民间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崂山道教民俗的世代传承, 反映了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功能。

[关键词] 崂山; 道教; 庙会; 民间故事

[中图分类号] B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122(2010)04-0049-03

广义的民俗就是城乡民间的生活与文化, 而狭义的民俗则有多种定义和划分。道教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 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 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返回到民间, 更加深入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 其次, 道教的法术也常与民间的巫术、禁忌结合而对民众生活发挥重大作用, 并使得道教借助民俗而普及, 进而影响到民间的娱乐节庆、礼仪信仰、婚丧嫁娶等, 成为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次, 民间文学艺术也受到道教思想观念的影响。崂山道教对当地民俗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崂山道教与节庆民俗

崂山地区的节庆民俗中总有着道教的影子。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人们讲究欢聚一堂、拜月赏月, 遥祭美丽善良的仙女嫦娥、吃团圆月饼, 以寄托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旧时, 青岛胶州有“中秋游庙”的习俗。这天, 州内 60 多处庙宇全部开放, 男女老少赶往附近庙宇, 或焚香烧纸, 或聚众赏月。儿童们手拿月饼, 饼上插一炷香。青年人则手捧用铁丝编织的球状笼子, 内装火炭, 舞动出“鹞子翻身”、“喜鹊登枝”、“鲤鱼跳龙门”等各种花样。此外, 大的庙宇还请肘鼓艺人演唱, 十分热闹。崂山地区的沿海渔民历来有祭海的习俗。在农历清明节到谷雨期间的某一天, 渔民们在海滩上摆设猪、鸡、鱼三牲供品、大面馍和糖果, 点燃香烛鞭炮, 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秧歌、龙灯、旱船、腰鼓及各种民俗表演纷纷登场, 场面热烈壮观。

崂山地区还有给狗过生日的习俗。据说农历大年初一(一说为初四)是狗的生日, 这天早晨, 各家把用五谷杂粮做成的各类食品摆在院内供狗食用, 名曰“请狗”。这

习俗来源于一个有趣的神话故事, 传说人间的麦穗本来是从根部长到顶的, 人们收的麦子堆积成山, 吃用不完, 便恣意糟蹋败坏, 导致天上粮仓中的麦子越来越少。于是, 玉皇大帝派遣天神到人间察访。天神化作一个乞丐走州串县, 发现到处都是霉烂的麦子, 有些顽童竟然坐在大饼上嬉耍。天神回禀了玉帝, 玉帝大怒, 下令将人间的麦子全部收回。善良的仙狗盗出了一粒麦种送给人间, 仙狗却因此被贬下凡界。人们为了感谢狗的恩情, 每年大年初一都要请狗吃顿好饭。

另外, 岁时节庆中的燃放烟花爆竹、贴春联、踏青戴柳、门悬艾蒿等风俗习惯, 实际上都是道教的禳灾祛邪、驱鬼避瘟等法术的体现。七月七、腊八节、小年、财神会等节庆民俗也无不与某些道教神灵人物故事有关。

二、崂山道教与庙会民俗

庙会就是在寺庙附近聚会, 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活动。庙会风俗与寺庙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 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唐代时就已经有了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的庙会, 地点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 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 逐渐融入了集市交易活动, 成为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 娱乐性活动也不断增加。可见, 庙会是由祭祀活动而产生, 为商品交换而兴盛, 因娱乐大众而发展。20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 今崂山区内庙会很盛, 几乎逢庙必会。

崂山地区的庙会兴盛于明清两代, 近代以来渐趋衰败, 建国后至“文革”时期破坏最为严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部分庙会逐渐恢复。目前, 青岛主要有五大道教庙

[收稿日期] 2010-09-23

[作者简介] 任颖危(1969-), 男, 山东济宁人,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会。

(一) 青云宫庙会

青云宫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红岛镇高家村海边，建有正殿三间，东、西偏房两处，正殿塑有龙母像和秃尾巴黑龙像。传说，秃尾巴黑龙（即秃尾巴老李）生于红岛一渔民家，生下后就把娘吓死了，爹抬刀剁去其半截尾巴，黑龙一痛之下腾空而去，落入东北一条大江中，占江为王，从此，那条江便被叫做黑龙江。家乡人为其母子二人修建庙宇供奉，并在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黑龙出生和他娘吓死的那天开庙逢会，会期三天。逢会时，沿海渔村男女老少赶来烧香，祈求龙母和黑龙保佑平安，热闹非常。“文革”时该庙被毁。1991年，当地群众集资重建庙宇，逢会时间由三天改为五天。

(二) 天后宫庙会

天后宫位于青岛市太平路十九号，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是青岛市区最早的庙宇之一。初建时设正殿和东西两配殿，正殿供奉天后（又称“海神娘娘”、“天妃”），配殿供奉“龙王”、“财神”。后经屡次修建，天后宫已有琉璃瓦饰顶的大小殿宇16栋，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民国时期，天后宫香火旺盛，“朔望之日，祈禳之士联翩而来，亦都市中一异观也”^[1]。每年春秋两季渔民出海前逢会，人们前来朝拜许愿，热闹非凡。解放后，神像被毁，但庙堂保护完好。1982年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天后宫民俗庙会定于农历正月初一至三十，民俗文化活动十分丰富。

(三) 海云庵糖球庙会

海云庵坐落在青岛四方区海云街一号，又称“大士庵”，俗称“老母庙”。该庵始建于明代，主祀观音大士、关帝、老子。当地民众在每年正月十五后下地劳动和出海捕鱼之前，为祈求丰年、保佑出海平安，都要进庙烧香磕头。后来，人们便将每年正月十六定为海云庵庙会日。庙会那天，香客云集，各地民间艺人纷纷赶来献艺，由于庙会上卖糖球的商贩较多，而且花色品种繁杂，民众逐渐将庙会称为“糖球会”。这一民俗活动一直延续了四五百年的“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恢复。1990年，“海云庵糖球会”被列为国家重点旅游项目，会期从一天延长至三天。每逢庙会日，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各种民间艺术活动丰富多彩，品种不同、造型各异的糖球令人垂涎欲滴，各类手工艺品、风味小吃让人目不暇接。

(四) 清溪庵萝卜庙会

清溪庵俗称“下村庙”或“大庙”，位于现今台东道口路，始建于元代，庙内供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帝圣君神像。1941年5—10月间，由台东镇的工商从业者共同出资扩建，共有房屋34间。据考证，萝卜会起源于明朝，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以农历正月初九即玉帝的生日为庙会日。由于庙会期间正值“立春”前后，民间有吃萝卜“咬春”之说，所以庙会上卖萝卜的特别多，久而久之，庙会就被人们俗称为“萝卜会”，一度香火鼎盛。“文革”期间，该庙被毁，庙会停止。1991年，青岛市恢复了“萝卜会”这一民俗节日，从正月初九到十一，会期三天。此时，大庙遗址尚存，但庙内诸神泥胎全无，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味。会上商家云集，人流如潮，各类商品琳琅满目。2006年后，该庙建筑已荡然无存。此后，庙会时间地点虽

然依旧，却难免一种有会无庙的尴尬。后来，有关部门将萝卜会会场迁至贮水山下，举办成萝卜会·元宵山会，会期为正月初九到十五七天。

(五) 沙子口庙会

沙子口庙会原名沧海观庙会。明永乐二年（1404），王、曲两姓先后搬来姜戈庄定居，为保佑平安和丰收，当地渔民逐渐形成了对龙王和天后的崇拜。明崇祯七年（1634），渔民们在姜哥庄村东黍子冈建成“沧海观”，供奉龙王和天后，由全真教华山派道士主持。因该庙建在海边，故俗称海庙。村民们定于每年正月十三日为庙会日（龙王节），香火鼎盛时波及即墨县及沿海各渔村。庙会上最隆重的是祭海仪式，装扮一新的上百艘渔船排满海湾，鞭炮齐鸣，号子震天，主祭人面对大海宣读祭文，数百渔民鞠躬行礼，随后将祭品撒向大海，感谢大海的恩泽。同时，举行各种民俗表演，场面十分热烈。如今，古老的庙会活动被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增添了保护海洋、人海共荣的宏大主题，倡导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祭海的形式、内容也由单纯的祭神变成了欢送渔民出海、祈祷渔业丰收，成为集信仰、商贸、旅游、娱乐于一身的民俗盛会。1999年，海庙被崂山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沙子口庙会入选为青岛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庙会的日期以正月居多，也有些在春秋季节，而即墨龙山庙会的会期却正值炎热的六月十三日，据说这天为小龙的生辰，人们结伴进香，“会当盛暑而游人如云。妇女虽汗透罗衣，而兴复不减”^[1]。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庙会有了许多区别于传统庙会的特点，如许多庙会地点都从寺庙及其附近改在公园、广场等开阔之地；庙会时间延长，有的竟长达一月之久；庙会的宗教性质明显减少，文化性、商业性、娱乐性增强，变得相当世俗化。

庙会文化属于一种社区文化（乡土文化），是某种共同心理、感情、信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综合体，反映出了当地民众对人生的态度、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等，对乡土社会有一定的塑造力、约束力、感召力和凝聚力。除宗教信仰外，庙会还涉及到民间文艺、商业贸易等内容，其间正当的宗教、商业、文化活动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人民的安居乐业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挖掘传统庙会的文化底蕴与特色，加强对庙会的监督与管理，是当前民俗庙会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三、崂山道教与民间文学

崂山素有“神仙之宅、灵异之府”的美誉，千百年来，不仅孕育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名篇佳作，也蕴藏着丰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崂山人民千百年来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朴实生动，想象丰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内容来说，崂山道教传说大致可以分为地方风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物产人物、生活故事等几个方面。如关于石老人的传说故事，版本有很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东海龙王看上了远近闻名的渔家姑娘牡丹，派虾兵蟹将抢亲不成，便施毒计骗走了她。牡丹姑娘的老父亲闻讯赶到海边，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日夜凝视着波涛汹涌的大海，盼望着女儿能挣脱牢

笼，早日平安归来。这样年复一年，最后竟化成了一位面向大海屹立的石头老人。崂山的“南九水河”和“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之间有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很早以前，崂山大旱，土地干裂无收。铁拐李腾云驾雾路过崂山，见此惨景十分着急。他按下云头，柱着铁拐，进了汉河村。铁拐李走到村东一富户的高门大屋前，叫道：“讨碗水，给口饭吧。”话音未落，屋里人大声喝叱：“滚！这年头水比金子贵，哪有你叫化子喝的。”铁拐李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十分恼火。这时，一位衣着破烂的老奶奶走过来，扯扯铁拐李的袖子说：“大兄弟，别气坏了身子。跟我来，到我家喝口水，歇歇脚。”到了村西头老奶奶贫寒的家，老奶奶给铁拐李煮了一锅地瓜粥吃，铁拐李连喝九碗。临走时，铁拐李发现老奶奶家的水缸中一滴水都没有了，粮袋里也只剩下三片地瓜叶。铁拐李十分感动，决心帮助这些善良的贫苦人。他提起铁拐来到青峰顶，往地下连捣九下，顿时冒出九眼泉，泉水清粼粼、甜丝丝的。河水顺山而下，流到村东头，忽然无影无踪。走上两里地，到了村西，河水又探出头。从此，老奶奶和她的乡亲们有了甘甜的山泉水，再也不怕干旱了。崂山道士利用神奇的法术惩恶扬善、救济济人成为崂山民间故事的重要主题。

蕴藏丰富的崂山民间故事日益得到世人重视，不断得到挖掘整理。自1983年以来，人们共搜集到涵盖神话、历史人物传说、宗教人物传说、风物传说、动植物传说、鬼狐精怪故事等17个门类的5600余个民间故事。1993年，《崂山民间故事全集》问世，其中的《竹子庵》、《枣核儿》、《徐福岛》、《桃园山的传说》等都是动人的道教神话传说，该书获青岛市第三届文学艺术作品一等奖。1997年，又分类出版了16个崂山故事专集，其中，《崂山茶》等7篇故事和《崂山志异》故事集先后获全国民间故事二等奖；《宋宗科故事集》和《崂山故事选》分获山东省民俗成果一二等奖；《黑二斩妖》荣获山东省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2000年，崂山区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学之乡”荣誉称号。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入选山东省和青岛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14日，在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崂山民间故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足见崂山民间故事的巨大魅力所在。

崂山道教民间故事以歌颂善良正义、济世安良为主题，塑造了许多惩治奸恶、扶助弱小的神仙、道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道教的精神和教义，起到了明显的宗教教化作用。崂山民间道教故事情节曲折感人，语言朴素诙谐，乡土气息浓厚，具有一定的宗教价值和文学价值。崂山民间故事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扩大崂山道教的影响。

四、崂山道教与民间艺术

崂山的民间音乐也受到崂山道教音乐的影响。顺治四年（1647）后，崂山地区始有道士乐队，演奏多以《离恨天》、《赏春》、《山丹花》三支曲牌为主。其中，《离恨天》系崂山外山派道士“应风音乐”的主要曲牌，多用于道教仪式中，乐曲采用民族七声音阶，羽调与角调两种音阶交替出现，旋律委婉感人，每一乐句均有大甩腔，以应念经唱

和兼练气功的需要。当时，内山派各道观虽不把《离恨天》等列为应风道场音乐节目，但却吸收其精华部分作为古琴演奏的曲牌。道教音乐的流行与传播，推动了崂山地区民间音乐的蓬勃发展。民国年间，演礼、书院、吴贾村、彭家台等地的香火会和民间老艺人多师承崂山道乐，演奏的曲目有明代郭勋的《赏春》、张禄的《山丹花》及传统曲牌《泰山景》、《将军令》、《昭君》、《归去来辞》等，许多曲目流传至今。1987年，一支三十多人的专门演奏道家乐曲的农民乐队在崂山县夏庄镇彭家台村成立。该乐队以演奏崂山道家外山派曲谱为主，能熟练地演奏《青杨》、《离恨天》、《游湖》、《拜告》、《紫薇迎仙》等四十余首曲目。1987年，该村的民乐合奏《山丹花》获山东省广播电视奖。农民道家乐队的建立，是挖掘、搜集、整理和继承崂山的古典道家音乐，研究我国北方道家各派经韵曲派的一项重要成果。

戏剧是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主要通过说唱表演来叙述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崂山民间曲艺主要有“大鼓书”、“海鼓书”等，其中不乏道教题材，如崂山区中韩镇钟家沟村盲艺人钟兆福于2000年6月8日在午山演唱了《韩湘子挂号》，讲述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挂号标名、转世投胎之事：

清明佳节三月三，韩湘子出家到了终南山，这一日，他闷闷无言孤灯下坐，忽然间眼跳耳热心不安……韩湘子，手指卦文算了一卦，才知是唐王今日逢寿诞。他想到，今日不到别处去，我要到皇宫里挂号走一番。他把那木老鱼子拿在手，又伸手，拿起一个花竹篮，出门迈开神仙步，刹时就把古洞出，发云台，相隔不远在面前，上台来，画了个“十”字脚下踩，不住地口中就把路咒念。他把那真言真语念七遍，黑森森，五色祥云半空悬。韩湘子，让过云头抓云尾，轻生生，仙体坐在云霄端。韩湘子，一驾云头十万里，真正是，敢比凡人走几年。韩湘子，脚踏祥云来得快，不多时，来到了京城古长安。有心此时此地落下去，不好——又恐怕，失落了仙体难回山。他把那全身一摇说声：“变”，变成一位化缘的道童落平川。御街上，使了一个隐身法，刹时间，来到了那座午门前。他把那粽子蒲团放在地，轻生生坐在上面把经念……^[2]

同治末年，太清宫道士霸占民山，不许民众上山拾柴草，钟家沟村民钟成聪组织山民奋起抗争。道士恃强伤人，双方殴斗讼至县衙，结果太清宫道士败诉，民心大快。胶州有人将此事编为戏剧《太宫霸》，在当地进行演出。

传统的崂山道教观念对当地节庆、庙会、民间文学等民俗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无不经受了道教思想的浸透。在人们的信仰生活中，人们对神灵至死不渝的忠诚已趋于淡化，更多的是偏重于情感与个人愿望的满足。基于现实生活需要的神灵信仰使当代道教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而这种对民俗生活与民俗心理的适应正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周至元.崂山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青岛市崂山区史志办公室.崂山民俗志[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